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十三

烏程嚴

南平王錄

錄字休玄，小字烏羊，文帝第四子。元嘉十六年封南平王，歷冠軍將軍、湘州刺史，累遷南豫州、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改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戍石頭。元凶弑立，召爲中軍將軍，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孝武定亂，進司空，賜藥死。追贈侍中、司徒。諡曰穆王。有集五卷。

荅移魏若庫辰樹蘭

知呂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奸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

全宋文卷十三

南平錄

若舊資其糧仗縱爲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髦罔顧善鄰之
約不惟疆域之限求亦所云彼並行之雖豐辭盈觀卽事違實與
嫌長亂實彼之由反日爲言將違躬厚之義疆場之民有自來矣
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懷若於木欲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
守斥遣諸亡驚蹙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
明豈當獨負來信若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
及自荷闔外思闡皇猷每申救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愧
作當重約示旨副至懷

宋書索厲傳元嘉二十五年虜寇南將軍
豫州刺史卅并族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

右將軍雍州刺史
南平王鐸岑移

竟陵王誕

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元嘉二十年封廣陵王歷北中郎將南
兖州刺史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改封隨郡王出爲後將軍
兖州刺史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未行改授安東將軍會稽木

守孝武卽位徵爲衛將軍荊州刺史道號驃騎將軍未行遷侍
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改封景陵王孝建中遷太子太傅南
徐州刺史大明初出爲南兗州刺史鎮廣陵三年舉兵征命沈
慶之攻殺之有集十卷

奉表自陳

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昔因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

魯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建建字從魏書補百官羽儀星馳推

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魏書作末方賜從就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

遇慈勲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

皇儲魏書作與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魏書不重感字作此何已忘度希

魏書作庶希備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

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翦魏書作捕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令視勒部曲

鎮扞徐兗昔緣何幅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

沒豈願濫定日期

勅書作之期

冀在旦夕右軍宜簡爰及武昌皆已無

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

課書作一

二臨紙悲寒不知所言

宋書竟陵王誕傳上使說廢之有大眾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又見建書高爽傳

建平七宏

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元嘉二十一年封建平王歷中護軍領

石頭皮事出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徵爲中書令領驍騎將軍

元凶弒立自爲左將軍丹楊尹遷鎮軍將軍江州刺史孝武卽

位拜尙書左僕射加冠軍將軍中書監轉尙書令加散騎常侍

進衛將軍大明二年薨追贈侍中司徒謚曰宣簡王

駁丘邁之閏月周忌議

邁之議不可準據案晉世及皇代自來閏月亡者皆自閏之後月

祥宜自來年七月爲祥忌

宋書禮志二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補國太妃忌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

日歲末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勅禮官議正博士上邁之議宜自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云云又見通典一百

諫言陳時務議

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靈防口取禍因前王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勅升箴黜陛下旨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備禮而崇寬赦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辭處士而求賢異脩廢官而出滯賞徹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權酖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附理違謬伏用震警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于戈未戢戰備宜脩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曰資厚素加或曰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環甲推鋒立功闢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眾隸造次之主貌疏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

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進將校皆得其人分毫見將各已配給領護二軍爲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仗恩信先加農隙校獵已習其事三令五申已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變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已張募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攻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膚知

追懼乖謬

宋書建平王宏傳

廟樂議

聖王之德雖同制之禮或異樂不相沿禮無因襲自寶命開基皇符在運業富前王風通振古朝儀國章並循先代自後晉東遷日不暇給雖大典略備遺闕尚多至於樂號廟禮未該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寓宜討定禮本已昭來葉淳舜樂稱韻漢改文始周樂大武秦革五行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漢高祖廟樂稱武

德太宗廟樂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廟制咸熙舞文廟則祖宗之
廟別有樂名晉氏之樂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爲前後二舞依
據昔代義外事乖今宜釐改權稱曰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
宗廟樂總曰德爲名若廟非不毀則樂無別稱猶漢高文武成有
嘉號惠景二主樂無餘名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
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竝不言佾者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
事也郊祀之樂無復別名仍同宗廟而已尋諸漢志永至等樂各
有義況宜仍舊不改宋及東晉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
云廟曰居神恆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曰爲竝乖其衷立廟
居靈四時致享曰申孝思之情天神升降無常何必恆安所處故
祭義云象曰迎來哀曰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
哀哀親之返其享否不可知也尙書曰祖考來格詩云神保遜歸
注曰歸於天地也此竝言神有去來則有送迎明矣卽周肆夏之

名備迎送之樂古曰尸象神故儀禮祝有迎尸送尸近代雖無已豈可闕迎送之禮又傅立有迎神送神哥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

也

宋書樂志一孝建二年九月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議

故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非爲祭天也案易稱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曰配祖考尚書云肆類於上帝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曰一稱故或謂之昊天或謂之上帝或謂之昊天上帝不得曰天有數稱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曰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既曰配天爲義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爾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曰前天神爲五帝後冬至所祭爲昊天故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

地竟應曰何時致享記云埽地而祭器用陶匏言明所用質素無害曰樂降神苟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矣又云東平王蒼曰爲前漢諸祖別廟是曰宗祖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禘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人人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曰異室存別廟之禮晉氏曰來登哥誦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樂舞何獨不可迭奏苟所詠者殊雖復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邪

宋書樂志一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又見通典一百四十七

天子爲皇后父服議

謂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

宋書禮志二孝建三年三月尚書令中軍將軍建平

王宏議

參議副車正數

屬車起秦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竝不出經典自

蔡邕胡廣傳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帝者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

儉不中禮。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侯伯七命。車七乘。子男

五命。車五乘。然則帝王文物。旌旒皆十二爲節。今宜依禮十二乘

爲制。宋書禮志五。孝建三年五月有司奏。案漢蔡邕胡廣

並云云。尙書命建平王宏參議。詔可。又通典六十六。

建安王休仁。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元嘉二十九年封建安王。孝建末爲祕書

監。領步兵校尉。出爲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大明初進侍中。領

右軍將軍。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遷護軍將軍。

永光初遷領軍。將軍景和。加特進。左光祿大夫。明帝定亂。召

爲侍中。司徒尙書令。揚州刺史。領太子太傅。進太尉。領司徒。泰

始七年賜藥死。追降爲始安縣王。

禮敬太子生母議。

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庶。母曰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

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旨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殿表宋書禮志二秦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諸君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否妃主在內相見大應何儀博士云慶緒議云云尚書令建安上休仁議認可

參議皇太子車服

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雖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
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曰金路賜同姓諸
侯象及革木曰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案如此制則東
宮應乘金路自晉元過江禮儀疏舛王公曰下車服卑雜唯有東
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絕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我不見經
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曰金玉飾路諸末耳左右前後同
曰漆畫秦改周輅制爲金根通曰金薄周而四面漢魏二晉因循
莫改逮於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觀殆無差
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曰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

義降下呂兩臣子之義宜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駉
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治古酌時於
禮爲衷宋書禮志五秦始四年五月尚書令建安王休仁參議曰
可又隋書禮儀志五引宋起居注文有刪節且多異同故
別載
於後

天子之元子士也故齒胃於辟雍欲使知教而後尊不得生而貴
矣既命之後禮同上公故天子賜之金輅但減旂章爲等級象及
革木賜異姓諸侯在朝卿士亦準斯例此則皇太子及帝子王者
通得乘之自晉過江王公呂下車服卑雜唯有太子禮秩崇異又
乘山石安車義不經見事無所出隋書禮儀志五引宋起居注秦
始四年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晉平王休暉

休暉文帝第十三子。孝建三年封山陽王。大明中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遷征虜將軍。湘州刺史。入爲祕書監。領右軍將軍。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尙書。又爲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爲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定亂。呂爲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歷江州南豫州豫州刺史。復徙荊州刺史。泰始四年改封晉平王。尋徵爲南徐州刺史。加侍中。七年遣壽寂之等拉殺之。追贈司空。謚曰刺王。尋追免爲庶人。

與殷琰書

君木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

觀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願昔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願琛王曇生等皆軍敗，進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陳，況窮城弱眾，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壘臙，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兒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

宋書殷琰傳

桂陽王休範

休範，文帝第十八子。孝建三年，封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爲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尋出爲江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入爲祕書監，領前軍將軍，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初，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明帝定亂，自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加南兖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徵爲祕書監，中軍將

軍揚州刺史出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未
拜改授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未拜還爲江州後廢帝卽位
進司空侍中元徽元年進太尉明年舉兵內逆爲黃回所斬
與袁粲褚淵劉秉書

夫治政任賢宜親疏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
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歿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
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之禮是曰根疏葉枯政移
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秦嬴之世足曰爲譬孤子忝枝皇族
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徽三光滌紛四表
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麻秉鉞西服鳴鑿東京搜賢選能
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
嗣不腆遂貽禍難於時建安王曰家難頻進宜立長主明皇帝恢
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曰年長居卑怨心

形色極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自忤顏失旨應對不順
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
由已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類有不世之勳奉時如天
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國哀
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潔德厭民望竝無寸罪受薨譏邪先帝穆
於友于畱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而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
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恆如不足豈容一旦闕騰致此禍
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
補闕拾遺責在左右於時出入臥內唯有逆長道隆羣細無狀因
疾造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
得自專是曰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干端升進姦回
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曰星紀違常義望失度昔魏顆
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

諫猶曰爲罪交間蒼蠅驅扇禍幾何曰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省詔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闕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曰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茲機是曰望陵墳而摧裂想鬻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登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曰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曰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曰致弊至於遭逢醜惡豈有古今者乎諸賢冒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勳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合縱讒囚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曰推移者正內賴諸賢防勒姦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

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使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尙有顧眄，骨肉何難，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呂孤子知其情狀，恆恐曰：此乘之錯，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卽遣啟并，有別書。若呂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夜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衛，有何虧違，頓至於此。旣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呂孤子納士爲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視賢結舌，疆場嬰塗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有致禍，況長淮成

卒歷年思怨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賊曰此求心何事非
亂又曰繕治盆壘復致器聲自晉宋之災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
不數千里且脩城池整郭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曰中流
消蕩則任農夫不應實力強兵作鎮姑孰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
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滕不聞則周公無曰自保
桀殺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曰枕戈
泣血祇曰兄弟之儲爾觀其不違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
諸君欲安坐得乎唇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
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曰謝冤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
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
重氣輕死排鼓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刺此纖隸何患不克但
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
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

任非君而誰周召之職。頗曰自許左提右挈，無愧故人。昔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超起，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意，中之沈攸，其情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發，蓄兵厲卒，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凶黨，揚颺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茲禍方大，惆悵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負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枉，朝野嗟痛，猶父之怨，豈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激，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徒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庭毀窮盡，無日。庶規史鑑，死不忘木。臨紙荒哽，言不詮策。

宋書桂陽王休範傳

巴陵王休若

休若，文帝第十九子。孝建三年，封巴陵王。大明中，爲冠軍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進徐州刺史。徵爲散騎常侍，左右副將吳興太守，復徵爲散騎常侍，太常，未

拜永光初遷左衛將軍泰始初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進號衛將軍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遷湘州刺史進號征南將軍又爲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徵爲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入朝遷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召拜賜死贈侍中司空諡曰哀王

移傲東土討孔覲等

蓋聞戮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嘗述貪亂終殄宗祀曷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炯戒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歟靈釋墜業綴旒皇上仁雄集瑞英徵應麻鳳儀燁昇龍燁電舉盞穢紫極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呂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哉紀標配斯光而羣凶恣虐協扇童孺菴爾東垂復淪隗迹邪回從慝蜂動蟻附聖圖寔發神威四臨羽驛所屆義旅雲屬櫓域所歷逆徒冰泮勝負之效皎然

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騁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
厲中陳或振霜江鱉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天庭驚聲震海浦前將
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
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銳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
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營校
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汎左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完
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虎旅駉驛雲赴殿中
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
興子猥承人乏總司戎統警劔東馳申慎海曲歡氣則白日盡旃
刷馬則清江倒流呂此伐叛何勅不勦呂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
羣逆弗辨堯桀螻蚋微命擬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霜颯之隊尺
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夫因禍提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
事明鑑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當年社稷來裔孰如身

懷宗脂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宋書孔觀傳泰始二年孔觀據了房起兵
休若董統東討諸軍事務撤東土

豫章王子尚

子尚字孝帥孝武第二子孝建三年封西陽王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遷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尋進祿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大明五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尋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又加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前廢帝卽位徵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解揚州賜死年十六

上三言山湖之禁

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嶽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呂來積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耕蘇無託至漁采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愓

制宋書羊玄保傳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

晉安王子勛

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大明四年晉封安王爲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改前將軍江州刺史遷鎮軍將軍監蟹校尉雍州刺史前廢帝卽位復爲江州明帝定亂進車騎將軍開府俄同三司其長史鄧琬等不受命曰秦始二年正月擁立於尋陽改元義嘉在位八月爲沈攸之等所敗賜死年十一

傅檄京師

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麻時乘雲輿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俯首姑息逆朝枕戈無間偷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流血糾義人討投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窮旻不惠乘離萬國皇運重替副主荒淫孤呂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鄧飛傲京

旬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胤，虢亂奄疎。遂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反道劾尤，幾我皇德。千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鴟鴞之心，蹈偷穎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饗。昔隆周池御，晉鄆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廢，猶以忘軀。况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祗金岳。復宗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沖之、龍驤將軍陳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沿流電發，逕取白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羣，徑出南州。直造朱雀，靈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掩江介，雲臨石頭。建威將軍張冽、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之徒、勁捍之卒、鄒趨金陵，北指閭闔。龍驤將軍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勃、輕銳五千，驅弩一萬，飛鋒班濟，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振湘雍

之兵勇敢四萬授律總威。魏集京邑征虜將領。府司馬張悅蒼兜
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內史劉衍。監
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監朔將軍西陽太守謝稚。建威將軍領中
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埽境勝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
安陸王子綏。懷恩纏墓。鞠旅先晨。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子
元。席颿陵波。整眾造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瑱。練甲陝西。
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拔先皇。誠深
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顛。不謀同契。雷發漢南。建武將軍順
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
歸誠。誓爲表裏。孤親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聲
振谷。鳴鼙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餘剛鷲。謫略
多奇。水陸長驅。數道竝進。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眾職。孰能斯
禦。推此義銳。滄海可壙。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奕世貞涼。

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効節莫由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趣福因變立功大且爽與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官共主邪正糺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名播姦孽則道消耳紀季人齊陳平歸漢身尊譽遠明哲是哀成範全規殷監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固悟則誅及五族有珍無遺軍科爵賞信如倣日巫山旣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毀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

鄒琬傳

案荀道林爲子勛記室參軍此檄當是道林所作

尋陽王子房

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大明四年封尋陽王歷會稽太守貶爲松滋侯

與吳喜書

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

宋書吳喜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范泰

泰字伯倫南陽順陽人晉豫章太守甯子太元初爲太學博士
歷衛將軍謝安驍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出爲天門太
守尋復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侍郎隆安初呂父憂去職襲
爵陽遂鄉侯元興末爲國子博士義熙初荊州刺史司馬休之
召爲長史南郡太守人爲黃門郎御史中丞出爲東陽太守加
振武將軍遷侍中轉度支尚書徙太常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
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兼司空遷護軍將軍呂公事免宋
受禪拜金紫光祿大夫尋領國子祭酒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
致仕元嘉三年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五
年卒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有集二十卷

請建國學表

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日家推風，則知所取不多，恐不足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弒，許子孝而得辜，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尙者，何必限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卽太尉準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

品教學不明，獎勵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曰本官領之。門地
二品，宜曰朝請，領助教。既可曰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隅。其二
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實望其速
回轍。已淹其遲，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才陰而賤
尺璧，其道然也。宋書范泰傳

諫改錢法

流聞將禁私銅，曰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
多。臣愚意異，不寤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極微莫若務木。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
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
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斷片，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
曰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尙寡，倉廩未充。轉運無
已，資食者眾。家無私積，難曰禦荒耳。大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

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禱之典臣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臣有年是臣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禱推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合諭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咨桑穀臣進德宋景藉燹惑臣脩善斯皆因敗臣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表

悲咽

宋書范泰傳

乞加贈廬陵王義真表

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
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旨不唱爲高冕旒旨因寄成用臣雖言不
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
委質有兼常款契闊戎陣顛損艱危厚德無報授合路絕此老臣
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

宋書范泰傳元嘉二十二年徐
羨之等猶乘重權復上表

云云秦諸子禁之表竟
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

因旱蝗上表

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
口百姓翕然皆自己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旨致之守宰之
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
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
不崇自糝卓茂去無知之蟲宗均因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
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

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
晦婦女猶在尙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
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
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間。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
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
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旨淹。稽爲戒。不遠爲患。
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日覩盛
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苟偃不暝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
無可採。徒煩天聽。愧怍反側。宋書范泰傳元嘉三年秋旱蝗又上表

早災未已。加召疾疫。又上表。

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曰爲王澤不流之
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日理而言。不應
致此。意曰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

姓之過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
消災弭患乃所召大啟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感之來有同
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尙存舊典顧思與
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
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
佐命託孤之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
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自古今異用循
方必塞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思
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
召篤疾重之召惜老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

誠則臣不知胥身之所

宋書范
泰傳

論沙門踞食表

三首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

弘明集
言以宣
正

昔對揚末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勞歸立宗，往者侍坐，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爲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養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宣意達，言忘儀已存，敬敬立形廢，是曰聖人。因事制誠，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曰疏乎？今之沙門，匠乏善誘，道無長壹，各信所見，勉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曰臣言爲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曰兩順爲美，不斷爲大，俟此而制，河可濤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暘，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

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邇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已故牀入踞，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眾集，果不偏食，此卽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啟。

弘明集十二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髣髴，有許法駕既遊，臣輒仰刊碑上曰：皇帝讚止此三字而已。專輒之罪，思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彼濟若賜臣筆數字，臣死且不板，目之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萬機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授之。左史侍衛之臣，盡無自效之心，神誥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蓋首竝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

同上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管穴偏見、不足陳聞、直曰事已上達、不
當寢默、今敕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
幸可不曰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治其樂、革命隨時、其義
並大、莊周曰、古今譬舟車、孟軻曰、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
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爲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
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得、蒙弘按、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
上酬、不敢曰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答臣、都無理據、唯寢臣曰、過
言、貶臣曰、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辭、臣弘亦謂爲然、
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爲救、雖乎自免、况復司契在上、遁
辭知窮、臣近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曰、愚識將智而毫、豈惟言
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悞、侍衛之臣、實時之望、旣不能矜臣此意、又
不能誨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錄其一往之
至、不曰知拙爲罪、復敦冒昧干穢、竊恃古典、不加刑之耳、
上

上封事極諫少帝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於外，黠武掖庭之內，諛譁省闈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且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盍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於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自理期，此臣所且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諫閭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竇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惜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

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祭，則臣夕殞於地，無恨九泉。

宋書

范泰

傳

殷祭議

今雖既祔之後，得已烝嘗，而無殷祭之禮，有喪薦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已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禴，已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降安之祕，已喪而廢矣。

通典四十九
義熙三年

臨川王道規嗣議

公之友愛，卽心過厚，禮無二嗣，宜還本屬。

宋書范泰傳，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堯臣。

兄道愍次子，義慶爲嗣，高祖曰：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曰：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從之。

與謝侍中書

卿常言如何，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已同何繻，逸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關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

案廣弘明
集作卿常
何如

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爲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今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廣弘明集十六

與司徒王弘諸公書論道人踞食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惟此雷同爲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蹠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召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瓊裘之律。

案弘明集
作踞食之
美

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曰：付折衷君子，范泰區區，正望八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曰：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堂如神在像中，四隻八輩，義無云異，自矜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曰投錫乘車，義存同眾，近禪師道場大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禮不兼舉，故邪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曰恆適異，爲難，嘗變取同爲異，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曰敬白同異，曰求厥中，願惠咳噫之餘，曰被祛弱之情。

引

答釋慧義書

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曰：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筋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

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爲凡夫之疑果足曰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爲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爲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眾而軌企之爲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志上人之同流焉莫逆弟子之和子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弘明集

與竺道生釋慧觀書論踞食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廢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眾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已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

偏坐永爲不慍固自爲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呂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苦守偏俗

弘明集

鸞鳥詩序

昔崩竇王結置岐邠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也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形感契慨然悲鳴哀響中霄一奮而絕嗟乎茲禽何情之深昔鍾子破琴於伯牙匠石韜斤於郢人蓋悲妙賞之不存慨神質於當年耳矧乃一舉而殞其身者哉悲夫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卷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六

張長公贊

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彌了情雖高邃迹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

魏文類聚三十六

高鳳贊

遐哉玄古邁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爲世駭才爲物奇迹
出無泯潛躍俱馳曖曖若人孰測其爲戢曜幽壑採真重崖冲情
莫亮汗迹示疵輕俗無際肆志莫羈

藝文類聚
三十六

吳季子札贊

延州高遠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曠聖明
德昔代樂察未形疏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

藝文類聚
三十六

三十一

佛贊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卽朗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門
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渺渺
遠神遙遙安和願言來期免茲淪滯

宏開集
十六

爲宋公祭嵩山文

劉裕敬爲中獄之靈。惟嶽作鎮中畿。擬天比峻。降祉發輝。宣和陰陽。道達幽微。旣曰輔順。亦代厥違。霜露所均。萬人是依。不日虛滿。志歸不庭。仰紆國恥。俯拯黎甦。望嶺懷仁。踐境延情。金壁之贈。愧懼交盈。思樂時雍。終憑威靈。傳都旣清。三秦期廓。豈惟人謀。抑亦冥略。逝將言旋。自雍徂洛。何已寄懷。一卮清酌。珪璧云平。深誠攸

託初學記五

范睢

睢字蔚宗。秦少子。小字博。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侯。義熙末。爲武帝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宋受禪。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尙書外兵郎。出爲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爲祕書丞。父憂服闋。爲檀道濟征南司馬。領新蔡太守。尋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尙書吏部郎。文帝卽位。左遷宜城太守。尋爲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監朔將軍。母憂服闋。爲始興王浚後軍長史。領南

下邳太守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與孔熙先等
謀立彭城王義康事泄棄市有後漢書九十七卷集十五卷

探時旨上言

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曰詎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况
義康奸心疊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
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宋書范
曄傳
作彭城王義康與徐湛之書宣示同黨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已有過不聞與物無恆喜怒違實
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
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
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召招灰
滅所召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
讒巧潛構眾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因愚不齒扇長無

賴內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何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數，竟有何微，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聞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歎起華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盡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梟觜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曰吾意宣示眾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勦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啟，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舉北關，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

宋書范曄傳

獄中與諸甥姪書曰自序

吾狂黷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曰：舉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

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日來。轉爲心化。雖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性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日意爲主。日文傳意。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出。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當。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

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本虛。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且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木末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已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自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自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

然至於一繩處亦復何異。取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曰。授人土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宋書范曄傳又略見御覽五百八十五

雙鶴詩序

客有寄余雙鶴者。其一揚翰皎潔。響逸九皋。其一翅折志衰。自視缺然。余因歎玩之。遂爲之詩。魏文類聚九十

和香方序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香藿虛燥。詹唐黏溼。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棕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東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宋書范曄傳此序所言悉曰比類朝土麝木多忌。比庚炳之香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溼。比沈瀛之東膏昏鈍。比羊左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林道人沈實易和。曰白比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五終

全宋文卷十五

三

全宋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臧宣

憲字德仁，東莞葛人。武敬皇后兄。晉太元中，爲助教，尋去官。元興中，除臨沂令，入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義熙初，隨府轉鎮南參軍，尋參武帝中軍軍事，入備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封高陵侯。遷通直郎，復爲武帝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除大司馬從事中郎，進侍中。元熙元年，已疾去職。宋受禪，徵拜太常。永初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宣太后不配食中宗廟議

陽秋之義，母曰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

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竝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曰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曰子貴之例，直曰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禴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宋書臧熹太元中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盡議又見南史十八褚爽上表稱太子名議

案禮記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曰君前臣名之義，言則爽表未爲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太

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卽其驗也。昔武皇帝代，尙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曰皇太子，儲君名，諱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因循先比，則爽表所稱，爲違舊準。通典一百四卷泰元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蓋議云云

四府君選主議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清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曰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曰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曰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曰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

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
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
祖。雖推后稷曰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
禮有曰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曰下
降。殺曰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
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
惟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曰秦始
建廟。從王氏議曰。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曰天子。諸侯其尸
服曰士服。故上及征西。曰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尙在子孫
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
矣。今京兆曰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曰。昭穆未足。欲屈太祖
於卑坐。臣曰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
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曰。四府

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曰：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曰：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曰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曰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於時虞喜、范宣、竝曰：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旣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曰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雖

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宋書臧熹傳義熙初太廟鴟尾災熹謂著作郗徐廣曰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後

乎乃上議又見宋書禮志三南史十八

臧質
質字含文。熹弟子。晉末爲宋世子中軍參軍。武帝受禪。遷員外散騎侍郎。元嘉初爲江夏王義恭撫軍。徙給事中。出爲建平太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又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遷太子左衛率。尋爲輔國將軍。假節。進使持節。監雍涼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寧遠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元凶弒立。召爲丹陽尹。征虜將軍。不受。孝武舉兵。版進征北將軍。及卽位。召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封始興郡公。尋奉南郡王義宣舉兵反。伏誅。

舉兵上表

臣聞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已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育愆台鉉捐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勳越乎齊晉宗威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實繁有黨或染凶作偽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殿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負扈席圖蔽於流議投杆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接今實懷危逼故投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於君側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惡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邁星言啟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概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既盈愜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直曰蔓草難除

去惡宜速是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
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末錄庸瑣奉國微
誠不遂澳忍之情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劍顯肆市朝則結旌向
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
感慨涕言無已

宋書載
質傳

荅魏王拓跋燾書

省示具悉茲懷爾自恃四腳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
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
狸死卯年此期未至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
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
有桑乾哉但爾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
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日一驢直送都市
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屑之裂之如此未

足謝本朝爾識智及眾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屢爾陸梁者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億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眾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餉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

宋書城質傳

又與虜眾書

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

宋書城質傳

密信說南郡王義宣

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物莫不係心於公整眾入朝內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

宋書南郡王義宣傳又略見南史十三

震主之威不可持。人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閭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

宋書 謝 質傳

徐羨之

羨之字宗文，小字干木，東海郟人。晉太元中爲王雅少傅主簿，後爲劉牢之鎮北功曹。元興初，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武帝舉義，版爲鎮軍參軍、尙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補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尉諮議參軍、除鷹揚將軍、琅邪內史，轉太尉左司馬，尋爲吏部尙書、建威將軍、丹陽尹，轉尙書僕射。宋受禪，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遷尙書令、揚州刺史，進司空、錄尙書事。少帝卽位，與傅亮、謝晦等總朝政，尋行廢立。文帝卽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元嘉三年，伏誅。

虎牢陷，上表自劾。

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
孤城獨守將涉莽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沒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
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
抱忠傾覆將士殲辱王略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恥稽之朝典無
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已
申國法宋書索虜傳景平元年虜虓虎牢司空徐羨之尙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表少帝不許
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

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寬旒之道理絕於
上皇拱己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曰三齡爲斷冢宰聽政
曰再期爲節百王曰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
顛隕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
明仁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
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

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開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

宋書徐羨之傳

重奏

近陳寫下情言爲心罄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實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已均情爲國至豈容顧默重披丹心冒昧已請同上

又固陳

比表批陳辭誠俱盡詔旨冲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且不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爲拱己復玄古之風逡巡虛把徇匹
天之事伏願已宗廟爲重百姓爲心弘大業已嗣先軌隆聖道已
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

同上

奏論郊配

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
質文異世所已本情篤敬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
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
被玄化遐通陛下自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
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
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
北郊蓋述懷已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
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

宋書禮志三永初三
年九月司空羨之尚

書令亮等
奏詔可

奏廢廬陵王義真

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呂，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歸，幾傾鄭國。劉英容養，毀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真，囚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醜，醜聲遠播。先朝猶呂年，在統緒，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開革心。自聖體不豫，呂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蔑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召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誑主誘朝。此久播於遠近，暴於

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肯不伐、終致尋斧、況憂深患著、
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隊於武廟、全宥
之德、獲申於昵親、仰享感慟、臨啟悲咽、宋書廬陵王夔真傳、少帝
次弟應在義真、召義真輕詔、不任上
禮段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

上言追上皇太后尊號

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用能啟祚、
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違、嚴親莫逮、臣等參詳、遠準春秋近稽、
漢晉、謹追上尊號爲皇太后、禮官撰諡、用崇寢廟、通典七十二
元嘉元年

朱興妻周事議

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自爲法律之外、故尙
弘物之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
者當臯、而在育者靡容、通典作
匪宜愚謂可特申、通典
作屏之遐裔、宋書徐
羨之傳

南史十五通典
一百六十七

徐湛之

湛之字孝源小字仙童羨之兄孫元嘉初除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東宮建輔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加輔國將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又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轉中書令領僕射領護軍將軍元凶弒逆并見害孝武卽位追贈司空諡曰忠烈公

上范曄等反謀表

臣與范曄本無素舊小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呂來意態轉見傾軋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誦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

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暉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爲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識緯天文。竝有徵驗。暉尋自來。復具陳此。并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卽日啟聞。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置翰迹。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聞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啟震惶。荒情無措。宋書前還郡自陳表。

賊臣范曄。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鞠對。伏尋仲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言凶計既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遲。未敢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曄等口

辭多見誣諷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與義康福有密契在省
之言期曰爲定潛通姦意報示天文末云熙先縣指必同曰証於
匪或曰智勇見稱或曰愚懦爲曰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
必敗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事端不究源統將傳之信無有主
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沒首尾乖互自爲矛盾卽臣誘引之辭曰爲
始謀之證銜臣糾告証見怨咎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自探省亦
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救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
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曰際會臣苦
相諫譬深加拒塞曰爲怨憤所至不足爲慮使曰闕敗懼成虛妄
思量反觀實經愚心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
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宜達陛下敦惜天
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
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阻往往難測臣每懼

異聞皆略而不荅。惟心無邪悖。故不稍自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敗至於法誦所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即召聞。雖晨光幽燭。曲昭窮款。裁已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棄。永謝人理。况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闇於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羣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眾議沸騰。專信讎隙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鴛鴦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劬爲易。而覩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去微命。假延漏刻。誠曰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官次。垢穢朝班。厚顏何地。可自自處。乞蒙矜放。伏待鈇鑕。宋書徐湛之傳

翠龜表

句容縣人獲龜一頭。體披素毫。騰霄飛集。初學記

三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六終

全宋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

裴松之

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晉太元中，拜殿中將軍，除新野太守。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故鄆令，人爲尙書祠部郎。武帝領司州，召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召爲世子洗馬，除零陵內史。徵國子博士。元嘉初，爲冗從僕射，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出爲永嘉太守，入補通直常侍，復出爲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封西鄉侯。卒年八十。有三國志注六十五卷，集二十一卷。

請禁私碑表

碑銘之作，自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已允應茲典。大哲道勳，光遠世宗，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

著。變化所益。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浙族也。則幾乎僭
黷矣。俗傲偽興。華頰已久。是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
有愧色。而自是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史。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
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以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
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曰爲諸欲立碑者。宜悉合言上爲
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自防。邈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
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宋書裴松之傳又禮志二云
義熙中尙書祠部郎裴松之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墜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
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按手。蓋迹是曰體備之量。猶曰好
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
暉光日新。佛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情近代。博觀

興廢將曰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曰注陳壽國志書錄餘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圃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詔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勿墮遺逸案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曰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鈔內曰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曰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曰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歲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曰眾色成文蜜蜂曰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竇頑乏願慚二物雖自罄厲分絕藻續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曰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曰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

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明監本
三國志

奉使巡行反奏事

臣聞天道曰下濟光明君德曰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博被是
曰文思在躬則時雖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大哉之
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淑玄通道契曠代寃旋華堂聳
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絕慮明揚之靡曷清問下民哀此鯨寡渙焉
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邇是故率土仰詠重
譯咸說莫不謳吟踴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歎路左誠由
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餘任忝廁顯
列猥曰短乏思純八表無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
寡聞慚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
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依事爲書曰繫之後

宋書裴
松之傳

庾炳之府公禮敬議炳之南史

作仲文

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后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無外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曰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敕猶除者受拜民不曰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曰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宋書庾炳之傳

荅江氏問大功嫁妹

江氏問裴松之曰從兄女先剋此六月與庾長史弟婚其姊蔡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爲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末可曰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不荅曰意謂父有大功尙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宗

濤谷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已身小功可曰娶妻女身大功何爲不可曰嫁謂此言爲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爲不盡吾曰爲聘納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曰見服爲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有小功下殤之喪過五月便可曰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通典六十一

荅何承天書論次孫持重

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爲服後次孫宜爲喪主終竟三年而不得服

三年之服也

通典八十八

雖郭沖條諸葛亮五事

王隱蜀記云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柴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

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曰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各竄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曰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曰慰其望亮荅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曰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曰弘濟劉璋暗弱自焉曰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曰陵替寵之曰位位極則賤順之曰恩恩竭則慢所曰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曰法法行則知恩限之曰爵爵加則知榮榮恩竝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

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曰亮謙慎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曰刻剝爲稱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尙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刺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與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曰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曰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竟

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值侯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自爲恨。

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尙爲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與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旣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

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尙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軍兵在前而曰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已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已何爲功，而蜀人相賀。

乎。

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曰。賊眾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持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往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文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壘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劔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竝不多載。沖言。知其乖刺多矣。蜀志諸葛亮傳注。

裴駟

駟字龍駒松之子爲南中郎外兵曹參軍有史記集解八十卷
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
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
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
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庶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此其所
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
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
錄駟曰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
較信命世之宏才也攷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
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質真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

研核覆本爲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善先儒之說，像是有益，悉皆鈔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爵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時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呂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牴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昏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呂關諸畜德，庶幾無所用心而已。宋本史記

王敬弘

敬弘，本名裕之，避武帝諱，改稱字，琅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孫。太元隆安間，歷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天門太守、轉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桓玄篡位，屢召不就。玄平，起爲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道規，諮議參軍，入爲中

書侍郎轉黃門侍郎不拜仍除武帝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尋徵爲侍中宋國建昌爲度支尙書遷太常及受禪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侍轉吏部尙書文帝卽位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江夏王師遷尙書左僕射又遷尙書令固辭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致仕徵爲太子少傅再徵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皆不拜元嘉二十四年卒年八十順帝昇明二年追諡曰文貞

案隋志梁有左光祿大夫王敬集五卷錄一卷當卽此轉寫有誤脫耳

辭太子少傅表

伏見詔書昌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海內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恩朽汗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大之一物矣所昌率與闕下者實瞻望聖顏會纒表之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

宋書王敬弘傳元嘉十二年徵爲太子少

傳敬必請京師上表詔不許就屢上竟日不拜東歸

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表

臣比自放閒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率曳杖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願惜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週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

又表

臣躬耕南澗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荆之域賜臣國士之遇陛下嗣徵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

奏請徵王弘之郭希林

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鑑仄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
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三胤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
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微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
賈賈於丘園呂彰止遜之美呂祐勸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
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宋書王弘之傳弘之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云云

又陳

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今內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
宜招空谷呂敦冲退之美宋書王弘之傳太祖卽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

與子恢之書

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宋書

王敬弘傳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

王昇之

昇之字休道敬弘第三子大明初爲光祿勳累遷至都官尚書

墾起湖田議

遠廢之曠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宋

孔季恭傳大明初孔彥許爲丹陽尹表徙無資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界墾起湖田尤難勸王昇之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廣南王毓藻校刊